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2

T 5390 /81

道園學古錄

記

崇仁虞集伯生著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
不台始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侯乃以民事爲已任
先事而憂惻怛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雨暘稍愆
若致自己且脩且祈得不爲蓄歲豐時和郡邑安靜
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



澄就養郡中過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頽
圯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董
某譚某儒學直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
花赤前進士燮理博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
雱與郡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
某月某日以某年月日告成侯介予從子宣傳其事
予按郡誌宋崇寧四年郡守田登爲堂於守居之側
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
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塩步嶺有祠

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
刻公文集吳公爲之序旣而吳公歿侯是以徵文於
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奮乎百
世之下必欲見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
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况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
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旣足以極公
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
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間雖公
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

新公祠豈直爲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頹風靡之中求如公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耻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像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陸吳之言脩矣學者尙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遺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悠我思淡淡荒陂
晨曦載暉言採其芹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
草有零露在彼靈谷尋窮于原亦企于石父母之邦
庶幾來食盈庭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言式究予心
作者之興實命自天哀哀生民何千萬年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于陝者平章廉公某叅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于郡東南有禮門殿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都宮有櫺星門此其大畧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在司員外郎實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

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會歲荐飢勿遑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汔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更治廟宇爲請且其說曰諸賢從祀廟廡歲時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侍立于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臺端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問李伯述何執禮李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

也於是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出俸以爲之先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某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廩之給凡爲鈔二萬緡如民間之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修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計學廩之贏修神廚食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廨冬御史蔡明安達你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學田五千餘頃刻石著

其疆畔租入之數以畀之學官六年御史燮理博化
司廩以爲學校之政旣修風紀之效爲大使學生姜
碩以其事來徵予文爲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集何
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
其敢不爲雍之父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
成績推本關陝道學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之才之
意乎集聞之茲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
其具也出之于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
間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詠歎夫天命之不已因夫

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于閨門
衽席之微而推致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衣
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
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遠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
代以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易孔仲尼猶有不復夢
見之歎而况千載之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
何有教之可言耶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于洛
邵子在焉橫渠張子時起于關中其學一原也而尤
有意于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睢麟趾之意而

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也
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
誠而程子以爲其修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
振古之豪傑孰能與于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
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興學者買田畫井正其
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
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
以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
所未及而可于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以

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卽有常業可以見
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關洛相望表裏經
緯孟子以來亦未有盛于此時者其爲言也衣被天
下後世至于今賴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
乎此 祖初來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于
斯矣 之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于當世而至元大
德之間猶有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于其鄉朝廷
不愛尊位顯爵以延致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風而
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

道園集 七
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載之于書者莫非其事至于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以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以極于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廉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于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撫州路樂安縣重修宣聖廟學記

樂安縣宣聖廟學歲久圯壞元溥與其同僚某某出俸士民某某相率出私財作而新之刻其修治歲月于麗牲之石以予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爲執筆而書之予聞昔人以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修阻官府遼遠民無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爲樂安二百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延祐

中仁宗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荐一人而樂安獨有先登高科者其後荐名于朝不絕蓋其世修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修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爲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爲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新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近時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所以問辯者非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書

乎有司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明斯經也修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卽此而不待他求矣取諸聖經賢傳之言舍銜鬻趨兢之文而求修己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里者不以苟赴吏議爲僥倖不以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乎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于斯學致力于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悉心盡悴父

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仇
果強偉之資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
媿焉二三百之進士云乎哉元溥之爲治可見者
甚衆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
嘗受後時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害猶
愧愧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生
養使得以治其禮義皆實意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
元溥之心乎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時爲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
以後地總於武陵隋開皇 年始置慈利縣我國朝
年升爲州州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大德壬寅
歲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
講堂齋舍悉具合爲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
像於位冕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事在東西廡州郡
侈其工上其事于湖廣行省行省言于朝丞相用禮
官議旌其門口樂善向道之門有司作門于所居署

之如其文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門其端亦以樂善
向道分題之于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而事其事
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乏補葺之功循就圯壞仍改
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
下車以學校爲已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
秀充大小學弟子員而程督其弦誦課業庶幾知教
之序矣乃謀大修其學宮進士龍之子文綬孫鶴而
告之曰爾祖父之爲學也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
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尙能修先人之業

乎文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
禮殿新陶瓦以易敝漏美丹漆以發昏黯因棟宇之
舊而擴闢其外視道路之所出入甃以甃之泮水有
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
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以像冕服如制像有位位
有屏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脩歌之工
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于先聖先師則用之取
經書子集于四方皮于雲章之閣以待學者之觀覽
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

月朝散大夫榮溥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以迄于成
卜吉之日率僚佐人士舍菜于先聖先師而告焉延
萬氏子孫于州庭置酒食以禮之爲書以識之曰鄉
里有煩役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具吏
強禮走臨川求集記之集乃爲之言曰今自天子之
都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先聖
南面而坐顏曾思孟西面坐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
孔子之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
程以下九君子者則我國家之置其書則易詩書春

秋禮樂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所爲說則周程張
邵之言則朱子之所論定而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
程張邵之言作近思錄以爲入道之階梯我朝自許
文正公以來定爲國是大中至正而莫敢有異議者
也則凡學夫此者皆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嗚呼三代而下至于今日
爲學之道旣明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
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
者易深文藝游末邦說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

焉至于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說更相祖尙輕翫者無
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
之行而學者不能以自至則其居亦有害之者矣吾
聞慈利之爲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
外事故不爲浮薄之俗壤沃而敏故易於從善有
賢守長知所表勵而率先之彬彬鄒魯之風豈難至
哉昔我世祖之取宋淮南忠武王總兵而南丞相實
同受命襄漢荆楚至于交廣安定之澤民至于今賴
之平章以世家子數鎮外閩惠政在人臨州年甫三

十膺民社之託好學而明禮清介而寬裕觀其修學
之舉可以得爲治之方矣榮侯秩序以高專意民事
吾恐慈利有不足以晉二侯者而揚于王庭有日矣
尙有以振起其州之士民哉萬氏祖子孫三世盡力
于廟學亦宜得書以爲勸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
見碑陰

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儒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為喻不知所自起
 漢以來已為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
 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文物
 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時劉侍讀啟生是鄉稽古淵
 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若
 子博學洽聞名于一時與縉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
 自是而後風流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
 始宋崇寧三年南渡後燬紹興三年令趙子琇始作

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爲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
之工部尚書謝公諤爲之記嘉定八年令董堦又修
之寶謨閣學士章公頴爲之記及內附國朝至元二
十二年邑人以部使者真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學政
新大成殿故宋大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三
十一年縣升爲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
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
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
事以更飭廟學爲已任旣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

虎墩山之上俯臨澄潭氣象雄固得石泉于荆榛之

中甘潔可酌作神廚近之取其灌溉覈租入

以續廩食蓄書籍以足誦讀範銅爲祭器與雅樂之
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達魯花赤忽都同知小
者木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人
蕭燾晏南傑傅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鏗故
宋叅政正蕭公之裔孫遜來求記之於是盡得諸先
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歎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
如此嗟夫謝章二公以名法從 爲鄉先生所以致

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學者尚德今之學者尚文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修學也至矣集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以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爲已非以爲人也然而修諸已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方謝公爲此學記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衆作考亭精舍以處之蓋是時朱子

所定五經四書皆有成說周程張邵之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絕其可誣乎自僞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說稍行學者不假之以便前取則墮于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世祖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盡以朱子之書北還魯國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以爲教又推致乎聖經賢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

國都之學至於郡縣黨塾莫不尚焉近時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荅問於四書爲先務是可見其與天下爲公而不可易也渝學之士思其先正如侍讀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二公尚德修學之意凡予之所陳者皆所以自靖於尚德修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世將家以門廕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以廉敏才畧爲廉訪宣尉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闕事輒屈之通攝無旬日卽辨治海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坵谷交結豪橫私鹽僞鈔汗漫不可收拾復有小寇爲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以廣州錄事爲卑官強以誘侯不數日領官軍將卒爲聲援立坵上不動親以數槓艇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奸黠者七八十人尸諸市而盜平及爲是州緩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宮其一也州之士多衣冠舊族其次者世守進士業百千年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以清文介節稱于時者惜乎亡矣州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于入德者其若此之類爲學者言故併及之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期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記之出入以脩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政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時畫諾簡書之暇學校之修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樑榱桷之朽腐瓦甃之毀缺象設采色之

黠翳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梗楠豫章之美完以朽填塗墍以堅鑿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漆於丹侈垣楹之飾南面之像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傭買而無所欺隱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亨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後有不得不書者

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蠱治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尙新便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于速壞是則府君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乎嗚呼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旣完矣美矣游息於斯者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籩之時至著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

毀也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爲學者哉况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灑掃之務而卒以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以高明爲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爲簡便而不思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尙或有取於斯言哉因書以爲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駟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駟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後爲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

言面乙之位內附國朝膠東劉德以爲郡縣講堂必
在廟後撤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
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瀕水水漲而堂壞
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爲菜圃丞之始來周
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諉乎乃告邑人士
以修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歡附而

鄉之士

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
俟於衆力請專爲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
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翁董之

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石於坵以障
水取剛土礪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拓舊基凡十尺其
邑產紫杉良材也修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不取於
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
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于
三年之十月堂成于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
費爲鈔萬有千餘緡丞相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
趙良來求文以爲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爲縣袁之壯
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盱江李泰伯記

之厲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
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學
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
程之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修己治人
之大法而兩先生之言非止爲袁學而言也天下後
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爲學者矣况乎分宜
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
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修之於身講之于友
施之于子弟推之于閭里豈不富哉其爲言矣乎若

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于其間哉雖然丞之思有以
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
伸二先生之緒餘以爲告乎夫國家定爲夫子之廟
肖聖人之容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牲殺
器皿歲有常祀郡縣有司承詔令行事則在乎廟矣
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學辨德則在于斯堂也此
學之謂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明倫豈
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命於
稷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

以爲物而生生之無窮烏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以爲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矣孝弟本于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于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能行斯五者而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教夫凡民使皆有以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爲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已者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

可以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襍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未嘗少有間斷欠缺世道淪降三綱紊而九法斲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公之記絜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脩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襍於老子釋氏之言知人爲之鑿淺陋乖離

莫適主統所以決其岐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于先
儒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不闕高而不知卽事窮理
以求其切于修己治人之術者所以端其進修之序
也學者卽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弟之行
始于閨門而刑于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
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
大夫修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
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
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北鄒縣東六十里其山
五峰西峙中峰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
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
霜露旣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枝葉皆
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崖
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

北則防山聖人合塋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
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
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
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
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
田自是歷宋金至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以何年
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侵久典禮
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
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司奉祠

因荐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閣大學士康
里公夔時爲尙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
子中書左丞相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
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六月至官爲芟舍山中罄竭
私橐繼以假貸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
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除
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
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廉訪司楊公訥
訥行部率其吏翟趙郭趣茲山璠舍一日顧

瞻徘徊以其事爲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閭領之
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
罷邑之官屬凡齊魯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
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于山陶甃于野傭僦致遠
率車牛服身役連軫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
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
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
西放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以
爲夫子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像成樂器

祭器以次成置弟子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
復其力役乃以明年上丁用大牢致祠告成噫其功
可謂敏矣夫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
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
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氤氲元氣融結流形降神薦
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
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
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哉運會有時聿奠
新宇不日成之豈偶然與璠也得以學官從事於茲

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概如此
若夫播爲聲詩歌誦功德式荐明享勒之金石則有
待于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宮
者也故宋時宣公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人
士思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
于東湖之上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時爲尙
書兵部侍郎某記之內附國朝以來莫之改也近歲
水齧其北址藏書之閣圯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
改至元之三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凜然憂之告諸
太府請加完繕太府聽其言思有所屬焉幕府之長

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也明年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去爲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以供祭祀廩稍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俸爲之先而上下應之卽書閣之舊址斲松爲防沉布水底加層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畚石加土平接講堂之址凡若干丈堂始無虞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尙有堅完者以今侯之意與書院奠諸新隄之上復藏書

之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之像于閣下以爲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爲亭以表之至元五年 月 日告成又作水櫃于上流以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日至而趙某譯史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覈實克相其功厲予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聞之聖人旣遠周子興焉作爲圖書以發不傳

之秘兩程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于嘆其道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于五峰胡氏者生同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于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

含容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以之事上蒞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攷焉昔在魏公相思陵于艱難之中屢屈于儉奸之手大忠大義時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以爲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于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也定叟之爲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袁之日宣公閒暇而過之所以端其爲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其民被其德而不知者多矣當彭守時其殘墨餘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姿色之

在于斯也學者想見其冲和純之氣洋溢充滿反
求諸已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則固君子之
所望也

重修張巖書院記

張巖書院者臨江教授千崖張君作也千崖沒子孫
遠仕京師弗遑于茲而其甥榮岳孫請諸舅氏捐貲
鳩工繕治不數月而成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
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
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
人易與爲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
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
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

下好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于學官則行
有司之事而弦誦籩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
於城闕之喧囂邈乎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
之慮人跡在通無岑寥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
外及其閒暇可以登山眺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
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未有過於是者雖然樂順適則
志易墮乏磨礪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
之微孰究孰擴趨時尚者竊緒餘以釣利祿務高遠
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鹵自欺之風有不可勝言者
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修
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
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
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
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至于成功他日衣冠之
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于天
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

袁州路萬載縣重修宣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
集曰學校之係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
使者巡行郡縣下車卽禮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
脩員於此謹廟祀繕學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
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於水西
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歲僉憲
薩德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記不足以
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權

茶大使黃璧咨以修學之事璧承命以爲已任禮殿
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
之屋於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
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
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
焉講堂齋舍官廳廚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
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以先聖
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
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舄裳衣五

采絳繡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
顏公至適殿棟撓前後簷之交承雷池壞仍薩公聶
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甃材木具作
虛屋架其上以通水飭以文瓦建以鴟尾而殿益高
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資於衆人
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傭一出於私帑故無
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之焉敢請記之蓋聞之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
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

以爲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
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以托之不以頻煩一士爲
嫌哉誠有教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
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于官府者所以別善
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鄙薄也取諸敏
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
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
而使者之教行矣尙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
傳之誦說以爲學則尙廉耻敦厚以閑士習出其俊
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
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學所以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於校官薄海內外莫敢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事無不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諷勸此南康都昌之修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經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脩至朱子而茂有加焉而南康之爲郡叢爾湖山之間甫及

百年周子朱子爲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爲邑俗尤淳厚黃灝彭鳳馮綺曹興宗四君子者實從朱子游講學之懿修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攷者泚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爲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清江朱釗以爲一官五年懼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於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按郡志學始建於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攷內附以來爲大改作禮殿講堂取具而已其門廡諸舍責成衆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爲垣以環居鑄銅爲祭器燕器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釗與于令先後至以仍改元丁丑之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入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隱吏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沒於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校之有興也其割其私田貳頃以益學賦將有所興作以歲歉未充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旣

具會其羨將二百五十餘石爲中統鈔六千餘貫買
株杉之木於旁邑以巳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
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庖
凡棟梁桷桷一物之旣朽一木之不堪者悉撤而更
以良美之材覆宇堅密締構高壯莫可以經久矣外
三門撓朽甚不稱觀美易以絙植築治垣墉高厚周
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勢焉成以其年十一月予旣爲
記其事如此而竊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
於外者惟南康長沙漳州爲三耳漳潭皆不及朞月

獨南康幾三載而荒政之行都昌之民爲厚講誦之
益都昌之士爲深世祖時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
而表章之而其言遂衣被于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執
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
時樂爲簡易之說而智不足以及其高明其姑竊其
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
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耶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
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也其書易詩書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

于孔子而周子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
問學之博攷驗乎躬行之實本乎心得以立言端其
統緒以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可厭也憂患之深遠
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具在方冊所謂憂之也深故
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在茲
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篇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
雖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爲新奇
以欺世其亦未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
于父兄父兄之成德莫信于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
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以推至於聖賢之德業必無
他岐矣邑之君子勉之哉

而教之如其多也
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之麓士君子聞風而
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
平編與其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士仁等修其屋室贍其供給延明師集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孫子仿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爲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荅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

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間之間父子兄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士子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也識者憂之或卽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以處學古之士焉淡泊堅篤無利欲之感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于其鄉也我國家始制進士舉業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

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揣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躋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以靜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有不爲聖賢之歸而足爲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次負聖賢而其日暴月棄亦以甚矣今也緣黨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于其家父兄子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爲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食

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爲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何如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以達朱氏之學溯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不爲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襍勿怠始終而無媿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于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在建寧

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翬字彥冲授學于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國朝至先生從父忠肅公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爲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扁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以請二憲李公端以爲宜如郡言事聞朝廷

道園集
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公荅刺失里行部
至郡用朱炘言取建寧書院計餘賦之畱郡者爲至
元鈔一百五十定以作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伍分之
一以葺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二憲幹公
玉倫徒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貲而新
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改而
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爲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
世家故宅淪謝于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爲禮
樂之宮自學者至于道途之人莫不感歎而興起焉

歲有十一月告成郡長二爲文書使郡人朱炘走臨
川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炘文公之五世
孫也集旣書其事而歎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
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敘錄乎且其
遺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敘也誦
其詩讀其書以求諸其爲人其在此矣蓋先生之言
曰嘗臥病蒲陽與釋老子之徒接以爲其言是矣反
而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
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爲書自堯舜禹湯文武周

道園集
三
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以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晦吾道之所以不明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爲學而告諸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學不以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以望于學者乎蓋嘗竊彷彿其志氣神明之萬一矣大才足以用世而歛退無

悶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以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于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以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廉洛而世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楊氏之所傳至於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爲學之端實先生爲之根抵不然弱冠之門人字而祝之卽期以顏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罔極矣諸君

子之遺迹皆在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可不推原于此堂也乎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群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爲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

道園集
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未有熊禾之記陳
義紀事甚大而脩然而賦入不充于廩稍而繕完不
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
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爲已任知無不爲文公
之五世孫所以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
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構諸縣典史陳
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
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俟公府
爲之先爾翕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

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旣合矣而新作文公祠
堂先成所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
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所曰今考亭書院悉朱子
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
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
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
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
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之薦執
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

道園集
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沾濡焄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近也况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以相勉勗則有準有則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爲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世祖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旣寧兵偃弗用禮樂政刑治具畢舉以言其事謂農桑爲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總以大司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修已治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

明之祠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
愛之深而慮之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
獨念乎血氣動乎形骸之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
能無傷疹者焉則致意於醫者之學又慮夫師匠不
立古學既絕遐陬遠邑混于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
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於三
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
以醫之一伎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達於三聖人則
不足以盡其聖神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

察者徒以文具應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
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丞相親事世
祖承命南征以不殺爲務克成大勳襄漢湖海以來
盡乎南服被其澤旣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
知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深致
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
有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
莫及矣噫州之人士有芷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
也其亦思夫去朝廷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

身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時於天地之所亨壽修地利
以給公上循禮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
熙然囿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豈不
偉哉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于郡縣
皆立諸醫者之學我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冬前進
士爨理溥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
于委巷歎其圯陋弗虔爲政朞月簡易明恕之效民
安而信之遂以無事乃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
之民聽從無言難卜地擇材庀工以改作斯廟其一
也旣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祭先酒飯則
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以與民用者有

祭道焉專宮爲廟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
其舉之而莫之能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
生之道萬古賴焉祀典之重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爲
醫者之宗夫求盡民之生養而思拯其害之者莫要
於醫也醫之爲學推所自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
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以撫鎮吾民也置縣于茲
二百餘年而衣被我國家之仁澤亦六十有餘年矣
天子之命吏代至以時輔吾民生者無間也今吾之
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穀無甚菑害上無徵

調之急外無枹鼓之警苟有少厲於民者上請更之
必不見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
爲觀美而要譽乎豈將使吾民誦事以干福禱罪如
他淫祠之爲乎蓋以廣我國家推本聖神之道以衛
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而好義其君子雖于敏
學於觀感爲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因於醫請以醫
喻爲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而
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乎四時寒暑之變
五行乖異之沴而謹避之又察乎嗜欲之陷溺忿狠

之觸興矜勝之煩耗機穽之幽刻毋使有以害乎其
中也殘閨壓溺蠱亂腊毒搏噬蠱螫毋使有以嬰乎
其外也修敘倫理受業服事以老子長孫於聖世而
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既而具以來告請文記之以刻
諸石以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二丈深廣皆二
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有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宮
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
矣篤生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脩
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
焉因其生聚而爲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凌暴
也則爲之城郭甲兵焉爲之宮室以蔽其風雨爲之
衣裳以宜其燠寒爲之飲食以時其飢渴猶懼六氣
之沴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以全其生也
是以有醫藥砭熨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

變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焉我世祖混一字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以天地之德爲德以聖神之能爲能凡所以爲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旣以治安遐通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衆其痒痾疾痛不得不以爲憂是以郡縣無間內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員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叅坐而以昔者神明之醫與凡爲其學而著名者以次列坐配享從祀畧如近代儒學之制常以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醴行事著爲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足以盡知國朝聖祖之深意徂於故常而忽其事者各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初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外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醵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于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

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天子置命吏托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事縣政以次修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而事以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郡使者察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暇以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丞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嘗爲掌醫之官者與夫習醫以爲業售藥以爲生與凡有力而好施

者謹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爲廟間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幾楹神門兩廊稱之其宮有牆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邑有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牖神之室若座有丹腹梁桷而彩飾闌楯以石唐皇以甃祀享食飲各有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邑之吏民以予嘗待罪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書之集乃爲之

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卽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
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爲德聖神之爲能我聖祖之
爲制作思有以遂其心焉凡爲吾人者何可不盡其
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
修其孝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修其忠信使無險薄
放辟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守職幼幼老
老雖有燥濕燠寒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
矣是以上古之世無竒袤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膚苦
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
以爲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體隨
之內邪外害萬竅並入雖和緩並生於十室其若之
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宮室之美觀瞻之
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爲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
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叅佐十數人通領之典
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帛
各有攸司而審時日庀物數治文書以達上下中外
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干羽舞蹈之容律
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籩豆鼎
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
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爲外有司以其見聞

三獻官之次門左為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
 都宮環属于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
 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為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其文
 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况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
 乎噫聖人之為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為義其一焉人
 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沴乎外
 與夫變易傷殘之不虞隨而拯之者其職也是以我
 國家重之若夫推本于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泳於至
 和之中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于無為而永
 于天年也而至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聖祖神
 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
儒學之先聖先師而醫學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
其一焉郡縣儒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粢盛器皿
與師弟子之食飲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閒田給之雖
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
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倣儒學
然而歲以春秋之季修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釐
諸醫者而師弟子之廩稍無所從出夫國家制爲通

府以所收大修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庖自是祭祀有脩師徒有居食矣今郡縣有司事無大小必咨稟于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學之田誠在所不可闕然因時制之宜爲久遠之計則必有俟命之來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思泰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思泰又以其官府之意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某人某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泰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時日牲牢之數議定於國家始制廟時此不具書賞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爲以相勉勗書其歲月創制之由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以爲法又被顯用使人有所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於此可以觀政績表人物於治道有所係此廳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之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

之或以國事往來 履之 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
之意也歟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
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
爲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
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
孚無有間襍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鬪之念不作矣
其次則明燭情僞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
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

不足以立已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機恇悵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訐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姑當自定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字夢臣楊君景行字賢可歲以祈寒盛暑來縣稍間必造予之廬焉于君世長者安靜而涵容治郡者每尙威權爲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

日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嘗宰郡之宜黃戢強暴鋤奸黠抑兼併以佐良善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予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間于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幸乎至正元年五月公說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詞之署庫且壓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亦脩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焉環以卉木之實酬

應之暇則小憩焉擇以郡吏得某人董其役功未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國家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次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龕石於壁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其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以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敘其意噫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至則無所

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爲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勸懲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人見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爲之書以爲廳壁記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伐襄樊臨制東南旣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旣定徹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揚侯珪以至元年卽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幙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爲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

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畧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
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歲旣成以書抵江南求予
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
也世祖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
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
夫襄之爲城雒雒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
晉衛之郊東出平輿徬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
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往來者塵相
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嚮之所輸也湯

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
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
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叅伍鱗次比鄰
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
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乎天下之治平久矣
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
磨而無復遺跡况乎襄之爲郡蔚爲內地涵煦聖化
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王事鞅掌之餘馳驅
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于是有逸居安

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武臣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于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乎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烟雲掩藹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毋忘儆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概盡瘁于一時使遺名于後世而自託于茲者則可以一慨也夫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壘甃旁崇廣道
中闢郡長吏率其僚佐奉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
而退食屬吏民庶之受事使令賓客之送迎小大莫
不由之其上則晝謹時刻夜嚴鼓角所以警動其民
之觀聽而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爲
觀美以資遊覽者也其爲役也時其閒暇而不厭於
緩相其時宜而不苟於就是以賦民度材築構聖節
越三年而後成然予惟今天子垂拱無爲朝廷大臣

百執事各率其職刪威慶賞赫然修舉海內讐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謙遜豈弟相尚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其時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侈心生焉不忍於忿激則爭心熾焉狃侈而好爭則亡上下等威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所能而無所不至于是不能以其體養生息君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爲治者必平心而正已正已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則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之廉耻申孝悌之教敦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皞皞然保其生業修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以告來者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爲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常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於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旣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巨木

以古道正學作興斯文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漑
被朔南遠邇莫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
間或質之不美弗率教令至于輕失其天常亦豈自
容于群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間爲吏者有
不暇于爲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
之善歷官天台無錫而至于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
如冰雪識事如著燭憂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
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以國子八官敦重老成從善
樂美以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今簿舒文

琰前尉胡誠等皆悃悃無華相與輯睦以率其屬而
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歎豈易得邪嘉穀
屢熟于田靈芝挺生于郊仁甫之家插斷竹而復生
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事
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囂突之呼保良善如護生
芻衛細民而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直之此皆後至
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
請爲之書如此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于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曼絕
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左有一卷
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
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
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
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
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以小亭後久之
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

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十年
五年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
謀于同官僚佐作新亭于其上旣成使來求記夫府
治之所在非若荒閑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
之交也自守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托
獄訟征徭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蒞治按賓
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
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此豈非因其
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襟于休暇之餘得幽深于跬

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以自托
于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海
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熙然無外
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老
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以爲勝者乎今熙洽
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仕于此者得
以優游閒暇超然埃壙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
而安其天年不異于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卽洞天而
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

道園集
微三王之迹熄有志于治者庶幾黃老之緒餘以息
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
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
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謀
之善謀也于野則獲于邑則否是猶有所殫也若夫
能賦能說之士近不違乎喧襍遠有得於虛曠發謀
出慮孰有彼此之間也臨川之城有五峰焉山形自
南而來其第一峰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
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于其上或記或
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國家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

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于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于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社稷人民之寄者從容治暇而未至于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俾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闕廷如日斯近凡所

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闐闐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菑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脩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之道矣然則仕于斯邦而來

遠園集
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于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
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大本堂記

宜春黃盅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
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壻公門
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
手定者可皆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
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
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
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
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于延平先生先生嘗以

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何如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未至無所倚著之時乎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豈必有摸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荅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于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于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少止而定也

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返其本原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爲專一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有稊稗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歛肅以啓發生之机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机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况于風靡瀾倒潰冒衡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

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
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于此者矣若夫
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
進修之實尙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
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
告之以爲之記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
民旣而延鄉先生孫履常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
池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旣
没池上之居爲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
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
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于鄉先生成其
屬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修身慎行以君子自居
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

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爲義爲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于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于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潰冒衡突壅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已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時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爲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僅存

于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猖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于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以質信汙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于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于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于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于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于凡近而過求之其

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爲學之初稍出于自私之意岐路之差其失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嘆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盡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畱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于衆人之習真欲自致于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初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時人以爲美談厥後朱文公爲建寧陳氏作聚星亭画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大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爲御史時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季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

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菴王公左山裔
公靜軒闔公楊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
不集于斯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
德星亦不忘其先也請爲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于
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
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爲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
于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于今則固謂之
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
時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顛顛昂昂來集于斯者又

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
從吾嘗爲彥和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美政
又有不勝其書者今歎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
遊之君子蓋可知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兄弟以執
政奉其父秦公于家第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以次
侍立客爲之蹶躅不安而起秦公輒曰此兒子輩爾
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實當五星
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
子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子

去國而適江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
初不違于咫尺蓋嘗披衡茅廓豐蔀而竊窺乎勾陳
太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也煌煌
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
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于麗日
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矚長
江間乎民居官舍之中特爲優絕眺望如此者亦或
有之至于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
玉筍撫之華蓋寸碧天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
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憫世拯
俗之意而游覽燕息于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
簫吳綵鸞二仙豈其人與世傳吳仙嘗寫韻於此軒
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

道園集
所寫唐韵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
精整結字遒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
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
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沉溺于胸中意謂高仙幽
棲者不異於已而書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
才人于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爲文辭閒暇無
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爲詩章
荅問之意傳會以爲說 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
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爲之

而况他乎遂相傳信雖爲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
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
融豈復有分毫世態之念而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
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玄契
遇合真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弊穢之迹從容
接對禮意森度此一證也借日以凡念之起見謫于
天自當恐懼修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因循衽席之
燕暇以至十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
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

道園集
三五
美翰揚瀾而助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
君玄谷無重貽媿于茲軒之高明云

時中後堂記

皮以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
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于翰
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爲之辭焉後數年
以亨氏沒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
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
得矣其兄縻爲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
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吳子之
言必有以大啓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

集何足以言之雖然榮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人對待者出于君子則入于小人矣出于小人則入于君子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爲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爲反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所不爲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教人其後曰

莫如持敬敬之說要矣其後又以爲莫切于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謹恐懼求時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弟若復得吳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固所願也

謹敕堂記

謹敕堂者大和龍煥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困稱
龍伯高之語以扁之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
文困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已然介其子孫不嫌於
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薄謹敕之辨何其憂
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者尤當受言
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往行
有得于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于中而思盡力焉可
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困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

道園集 卷六
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效之不至者猶爲
謹敕之士以愚觀之果能以謹敕自勵雖以之入聖
賢之域可也豈止于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
蓋有存養之功而敕之爲言深有戒敕之義蓋必有
聞焉知其得于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已者如是其全
于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褻戒之于
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謬如是而致其謹勅之
功者爲學之要道也如大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裘領
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以爲謹敕之道則所謂十

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愿
之流亦不得飾其似是之非以謬述于當時也夫君
子之爲學也爲敦厚而不爲刻薄爲周慎而不爲疏
鹵爲無擇言而不爲躁妄爲謙約而不爲放肆爲節
儉而不爲奢縱爲廉公有威而不爲私昵者皆必謹
敕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
恐懼皆謹敕之事其可以爲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
之說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
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敢以不敬

也欲知救之道乎抑之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廷內修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灑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於事天之大救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爲學之道何患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于堂壁

栢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土者恒有而不褻歷時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久未有如栢之爲貴者也今豫章之爲木能久能大能適於用郡以此而得名橘柚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莫或尙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夫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生息僅存栢之爲植同其風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搖動則其所以受命于天托質于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

土之遠耳目所及托乎神明歲月千古者往往有之
窮山巨壑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
於樵牧厄於斧斤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
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植之內無蚍蜉蟻子之蠹
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然干霄本固榦石
駢峙對立凡四其 若豫章魏亭胡氏之家者宜乎
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棣築亭其
旁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栢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
其壻徐庸不遠二百里持以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

故人之云遠因書此以遺之庸又請范君所以稱栢
友之說乃語之曰君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以
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君之手植歷四傳以至
于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胡氏能世其家
家全其栢相與爲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棣也觀于
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豈
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
國取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久不
失儒雅而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修

之必有得於斯者庶幾相須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之道如何觀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貞榦之德觀其老成之操而幼志不行矣觀其久固之節而遠慮不忽矣觀其立也有以蔽物則必不肯閉吝而能有以及人觀其器也有適于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當世則有取於斯栢多矣栢也之爲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於官溪溪之委爲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以園自命所謂小園園趣者皆以此也湖之水匯彭蠡爲大浸今胡氏之居枕之亭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獨以栢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燠澤見諸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尙能援筆而賦之

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
出霄漢日星迴旋無所障碍雲雨之興漠乎其下若
有人焉凌空倒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于
塵壒之中沉溺於汙穢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
不踰于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
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而未嘗有他
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曲淵
注始達於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

道園集
以其地僻而賦薄遠出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彥曰敬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朴質之鄉以其樂易之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聞而悅之世以爲風氣日降情態日趨於薄而不可復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則敬之曾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敬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

嘗聞諸上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游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爲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爲明輕猥以相尙臆度以爲知則其念慮之所興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真所謂霄壤之間是故質之美者度幾有以得之內顧於家無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

其中之所存淡泊而虛曠於入道爲近矣而又有以
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之迹則日趨高明而推致
其極者不自此乎秋 氣清予將揖浮丘伯之神於
山上尙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寄其千載之
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門
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爲敬講焉是
爲記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
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
翠亭詩于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
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召還之使適至從之入城府
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常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
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
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
賦者豈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慨於衷則永歌之

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爲得之且溫柔敦厚之
教孰有加于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
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爲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
一峰爲獨高別支漫衍而西出其止也爲羅家之山
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
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遊遽去
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予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
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
似之李氏群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唔庭戶聲

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
書觴咏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亦有從容於猗猗之間者乎噫郡之城于此者幾四
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
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
剪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迹未必遽
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
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尙有以識之也哉

五色石屏風記

天子在奎章閣有猷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陽丹碧光彩有雲氣山川人物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非工巧所能摹擬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敕命臣集記諸而攻木製匡廓植以爲屏焉臣某拜手稽首而言曰洪惟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豈徒欲夸瑰異於玩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伏羲則之以作卦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

近皆有取焉况乎神物之特出者哉臣以是知天之所以徵感於聖心之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以補天或者疑焉而臣以爲古言奇奧蓋有所喻五色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裁成其道而輔相其宜而石者以見其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裏質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名時近御

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叙五行中主皇極蓋以爲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謫見於上變動於

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天人之際實在於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肅乂哲謀聖則又時若之休狂僭豫急蒙則有恒若之咎此感彼應關机之發間不容絲其不可揜者如此夫石微物也臣願因以致其察焉則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以垂萬世之法不亦善乎臣集不勝惓惓之至

御史臺記

某年御史臺入見內殿上若曰以予觀於天下之治
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
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世祖卽位之
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
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
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
刻石內臺傲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
等謹言具石請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

道園集
製文係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
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
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漢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
有遠通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
以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網疏濶包荒懷柔故能
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世祖聖由天縱神武
不殺智絀群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攻帝王
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
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成內外相維聯屬貫通以

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
天下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
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
不逮則責諸風憲他官雖貴且重不得預况乎朝廷
百執事郡縣大小之吏作奸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
使其君子安然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
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一日不可闕與今上以武
皇之親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
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

至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
所愬故慨然當宁興歎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

天心水面亭

某年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閑之燕論山川形勝
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
大明湖上雍土水中而爲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
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于是有勅臣集書其榜而
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
爲道上達乎庖羲以至于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
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

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于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姤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爲卦陰爲主于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于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

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旣盈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爲清墮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汨汨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渟而爲淵注而爲海何意于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波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乎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

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
流而忘反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于
清和之至而咏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
易宜能有取于此請以是爲記

勅封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
日大學士不勅失利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太宗師吳
全節嘗蒙先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儼爲太上老
君說經之像刻沉水之香以爲山而居之奉以歸諸
龍虎山土清正一宮達官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
皇上寵賜閑閑看雲四大字模以文梓飾以雲龍奉
而置諸其閣矣有勅汝集其作文以記之臣集謹沐
浴齋肅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

得而知之而聖人與天爲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擬諸形容而像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有一人而當兆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爲聖不足以盡之又有至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爲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當兆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爲天又曰爲玉玉天之類也是以禮天者用之言可以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老君猶以爲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像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爲乎上古聖神以爲天之無言也而其所以無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風霆雨雷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爲

天者無不在是今上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
輝光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
示不亦高朗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
其於齋明盛服之有臨粹面盎背之可像者必有不
言而喻者矣以此事天豈非玄教之所以爲可宗者
乎夫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
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衆
達觀其一也命玄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
師自神德真君以來羽翼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
表裏不二繼繼繩繩之傳方未艾也噫玉象之所奠
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特一
宮之榮天下四方修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
則斯閣也有千載係焉故書以爲記

--	--	--	--	--	--	--	--

...

...

...

...

